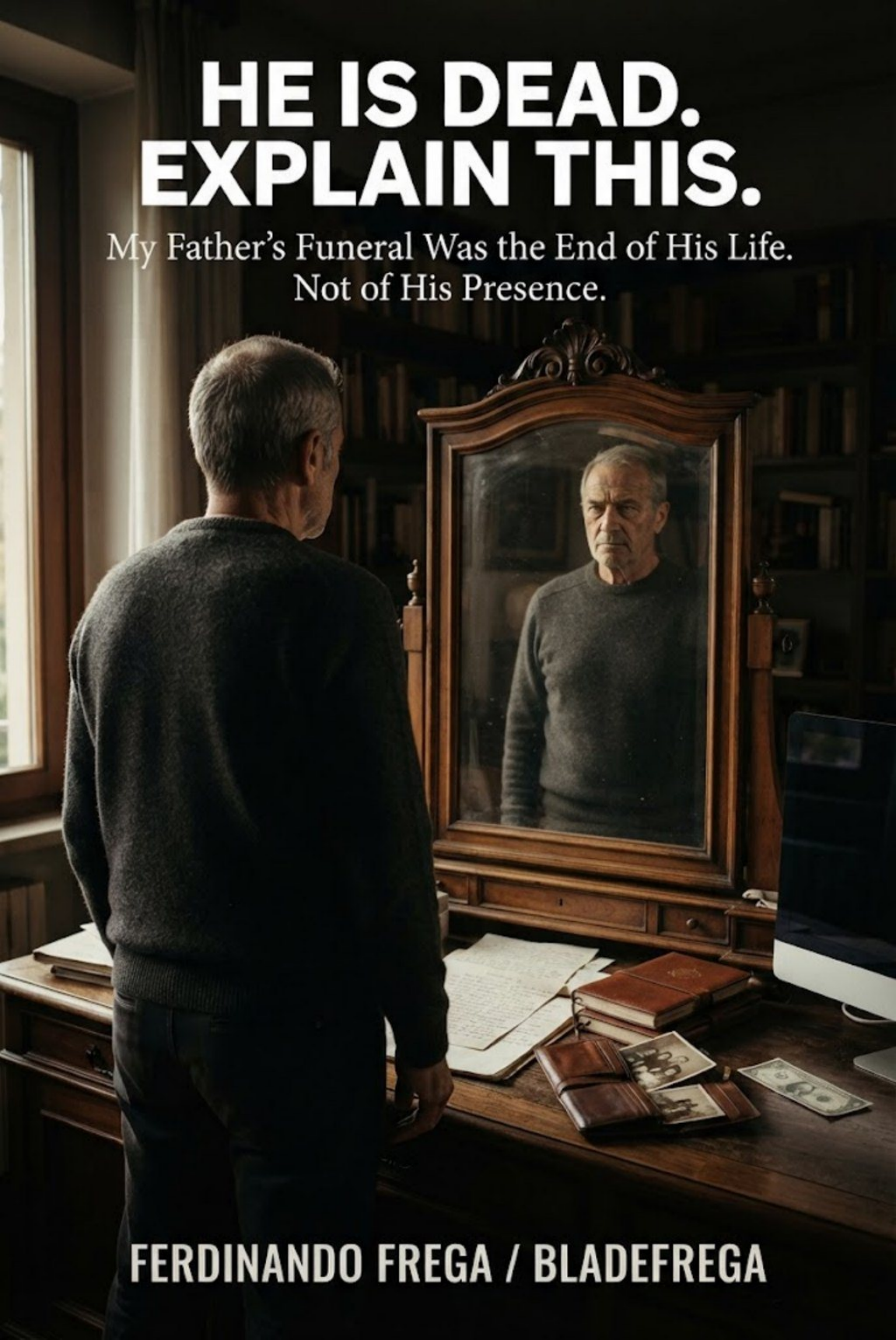

HE IS DEAD.
EXPLAIN THIS.
My Father's Funeral Was the End of His Life.
Not of His Presence.
FERDINANDO FREGA / BLADEFREGA

他死了。解释一下。

L’ORÉAL THROUGH GILLETTE · 01

父亲的葬礼是他生命的终点，却不是他存在的终点。

我的父亲死了。

这不是一种理论。

有一场葬礼。

有一口棺材。

有一块墓地。

有亲戚们握手，低声说话，重复着几百年来人们在无话可说时一再重复的那些句子。

他七十九岁。

我六十岁。

死亡的算术一清二楚。

之后发生的事却不然。

有一年的时间，我的举止就像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。

我哀悼他。

我怀念他。

我想念他。

有时我会说起他。

大多数时候不会。

生活就像一个耐心的债主，每天早上都来收它的账。

账单。

工作。

家庭。

责任。

日子变成了星期。

星期变成了月份。

然后有些东西变了。

不是突然地。

不是戏剧性地。

悄无声息地。

就像铁上生出锈。

就像晨光走进房间。

就像一个儿子发现，时间未经他的允许，一直在他身上起着作用。

我开始在午饭时喝一杯葡萄酒。

我父亲从前就是这样。

我迷上了辣椒。

我父亲爱吃辣椒。

一阵顽固的咳嗽出现了。

正是他多年来假装没有的那种恼人的咳嗽。

然后是那些玩笑。

同样的冷幽默。

同样的节奏。

同样的习惯：抖出笑点之前先微笑。

一天晚上，我在镜子里瞥见了自己。

有那么一刻我笑了。

然后我停住了。

我认出了那张脸。

却认不出那个男人。

我无法把那种感觉解释得比这更好：

我看起来完全是我自己。

可站在那里的，似乎是另一个人。

那就是开始。

或者，它早就开始了，只是我没有注意到。

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又发生了另一件事。

2026年6月9日，我坐到电脑前，准备续订一个旧的WordPress网站。

计划就是这样。

一件简单的行政事务。

那种成年人不得不做的无聊事，因为现实坚持要存在。

结果，我买了一个新域名。

Gillettenarrative.com。

我编了一个名字。

然后我开始建造一样没有人要求我建造的东西。

奇怪的不是这份工作。

奇怪的是它的目的。

我不想卖任何东西。

我不是在创业。

我没有在追投资人。

我没有在寻求认可。

我把一切都免费送出去。

我干得越拼命，这件事就越不合理。

一天十个小时。

十二个。

十五个。

二十个。

如果执念有一间办公室，我已经成了它的夜班经理。

可我还是继续下去。

然后Bing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。

我的一篇作品在Gillette的搜索结果里排到了第一。

我的家人说那是运气。

一个巧合。

一次意外。

我同意了。

就在检验它之前。

我又发表了一部作品。

又发生了。

然后又一部。

又一次。

到后来，连巧合本身也开始要求一个解释。

我的姐夫担心律师。

我担心的是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担忧。

一种害怕后果。

另一种寻找原因。

我一向更喜欢原因。

可就在我追寻答案的时候，我的身体也加入了这场对话。

先是一处腺体发炎。

然后是牙龈脓肿。

然后是背痛。

然后是腿痛。

一个症状接着一个症状。

没有什么灾难性的。

没有什么戏剧性的。

刚好足以让一个男人留意。

有一天，我在地下室找一只旧的电脑鼠标，却找到了一张我祖母的照片。

我父亲的母亲。

我并没有在找她。

可她就在那里。

在一个被遗忘的盒子里等着。

我把照片放进了钱包。

不是因为我有理由。

而是因为我没有不这样做的理由。

后来我试着向妻子解释其中的一些事。

她认真地听着。

然后她给我约了一位精神科医生。

我认为那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反应。

说实话，换了我，大概也会这么做。

因为那时，一个问题已经开始占据我的脑海。

一个危险的问题。

不是因为它有答案。

而是因为它没有。

一个人死去的时候，究竟有什么留了下来？

不是在法律上。

不是在生物学上。

不是在宗教上。

而是在人的意义上。

一个声音？

一个习惯？

一段记忆？

一个手势？

对葡萄酒的偏爱？

一个微笑？

一个父亲能否消失，却依然存在于另一个生命的结构之中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我越是寻找我的父亲，就越少在墓地里找到他。

却越多地在我自己身上找到他。

后来，身体上的毛病慢慢消退了。

大蒜。

豆子。

米饭。

长长的散步。

时间。

身体恢复了。

问题还在。

一天下午，我出门时口袋里只有一美元。

一美元，是我原本指望撑到月底的七十美元里剩下的全部。

幸好，我的食品柜比我的钱包富有。

米。

豆子。

洋葱。

大蒜。

足够让一个男人活下去。

不足以让任何人刮目相看。

在街上，我遇到了两位老人。

贫穷。

体面。

像老人们常常变成的那样，隐形了。

他们没有要钱。

他们没有求助。

他们只是存在着。

我把最后一美元递给了他们。

“别为这个争了，”我说。

“要是花不掉，说不定它能给你们带来好运。”

他们笑了。

我走开了。

走了几米，其中一位把我叫了回去。

“嘿，好人。”

我转过身。

他笑了笑。

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永远没有忘记的话。

“一切经历过的事，都可以讲出来，只为了一个理由。

因为它发生过。”

然后他走了。

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生活变得艰难时，人们常常去寻找上帝。

我很少这样。

不是因为我拒绝祂。

而是因为我从来就不太擅长寻找。

我更喜欢观察。

注视。

留心。

仔细看那些大多数人不屑一顾的东西。

一个巧合。

一张照片。

一个微笑。

一个死去的父亲，出现在他活着的儿子的习惯里。

我的父亲死了。

我知道。

葬礼证明了这一点。

棺材证明了这一点。

墓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可是，如果死亡结束了他的生命，它并没有结束他的存在。

如果你不同意，那也完全可以接受。

我不是要你相信我。

我只是问你同一个我问过自己的问题。

他死了。

解释一下。

Ferdinando